

# Globethics Repository



## 惡的兩面性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               |                                                                                                   |
|---------------|---------------------------------------------------------------------------------------------------|
| Item Type     | Article                                                                                           |
| Authors       | Schutze, A.                                                                                       |
| Publisher     | Logos and Pneuma Press                                                                            |
| Right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Download date | 2026-07-17 02:51:44                                                                               |
| Link to Item  |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153">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153</a> |

## 惡的兩面性\*

舒采(Alfred Schütze, 德國新教思想家)

朱雁冰教授 譯

關於惡在世界上和在人身上所起的作用，雖然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個別的民族、時代和思想家對惡之產生、本質、內涵以及它的克服的評價雖然見仁見智，相去甚遠，但在一點上人們卻是一致的：強調善與惡的對立。有人會問：這種論斷又有什麼價值？難道將善惡看成對立的兩極不是理所當然的麼？不錯，無視善惡之間的區別簡直是荒唐的！可是，將善惡截然對立卻包藏着一種危險，並可能掩飾或者至少使人片面、不完整地看待固有的事實。雖然「善」在任何時候都必須與「惡」區別開來，但整個問題卻並沒有因將善惡對立比照而得到解決。這裏所出現的，我們習慣於將之與善惡對立聯繫起來的緊張關係，事實上處於另一種情況之下，而且其本質比它最先顯示的表象更加複雜。這是什麼意思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舉出一系列壞的、不完美的、低劣的特性、素質和心靈活動，藉以研究上述緊張關係。從大量這類應歸於惡的或者至少屬於負面的現象中，我們任意選出以下幾種：

---

\* 譯自 Alfred Schütze, *Das Rätsel des Bösen* 《惡之謎》，Hamburg, 1969, 頁37-59。

吝嗇、傲慢、刻板、懦弱、無主見、遲鈍、虛榮、狂熱。

現在，讓我們尋找出與這一系列壞的特性相對應的正面的或者好的特性。如果我們根據直接尋找相反特性的原則行事，我們可以說：吝嗇的對立面是浪費……不，它是節約！我們不由為所發現的這兩個「對立面」感到驚愕。我們還可以舉出幾個例子：傲慢，作為其「對立面」者有：自卑感或者自我意識。

刻板——無條理性——愛條理。

懦弱——蠻勇——勇敢。

經過這些嘗試，我們便找到了破解謎團的線索：這裏舉出的每一個負面的心靈特性可以說都有兩個「對立面」，一個是在壞的、負面領域之內的對立面，一個是好的對應詞，但後者又與另一個，即第二個負面成分呈兩極對立狀態。

我們可以用下述方式補充提出一系列相互對應的特性：

吝嗇——節儉——浪費

傲慢——自我意識——自卑感

刻板——愛條理——無條理性

懦弱——勇敢——蠻勇

無主見——鎮靜——固執

遲鈍——敏感力——過分敏感

虛榮——進取心——怠惰

狂熱——熱情——冷漠

我們從這個尚可進一步完善的比照表中看到一個自然產生的重要法則。

對於每一個內在生活領域都存在着兩種類型或者兩個方向的惡；它試圖通過兩個投射口入侵人的心靈領域。

在惡本身這個現象之下，出現一對相互作為極端而對峙着的緊張關係和對立觀念。本來的善介於兩個極端之間或者在兩者之上，不僅平衡着而且提高和改變着它們。惡的兩種對立力量也可能會相互抵銷。假設人們設想，在某一生活領域有兩個這類相互對立的惡的力量以同等強度在一個人身上起作用，而又沒有其他什麼事發生，那麼，這兩種傾向便會相互抵銷。譬如，在一個人身上對某一生活環境產生了同一強度的懦弱萌動和蠻勇萌動。假如這個人自己沒有對這兩種萌動着的力量的對抗進行決定性的干預，結果便等於零。勇敢並非產生於懦弱與蠻勇的單純混合，而是由於在人身上自己的意志在萌動並克服和改變了兩種對抗着的力量。可見，善始終是兩種對立力量之間的一場鬥爭的結果，決定這場鬥爭的是人的意志的干預。

現在，我們明白為什麼將目光只對準善惡的緊張關係是錯誤的了。善在某種意義上並非惡之固有的對立！因為在討論整個問題時，人們看到的並非對立之單純的二元性(Zweiheit)，而是三元性(Dreiheit)。相互對立者是三種情況。惡本身產生分裂，它自己形成二元。所以，如果我們要正確說明善惡之間的關係，我們絕不可只是想到一種對立，如上面所列出的上下或者左右的對立，而是必須想像整個情景的三元狀態。惡自身分裂為「左」與「右」。善是居高的中心，這一中心地位使兩種相互對立或者相互分離的力量從它們所處的本身、極為貧瘠的緊張關係中解脫出來並將之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可見，善並非介於兩個惡

的極端之間的靜止的或浮動的狀態，而是更高層面上的統一，在這一更高層面的統一中，單方面的力量被用於一種更高的東西，兩種向惡的力量得到拯救。它們身上尚未利用的東西被利用，以便達到一個更高的目的。

現在，我們必須超越已經達到的東西，再向前跨出一步。讓我們再看一下前面所列的比照表。我們從所舉出的每一個例子中都會發現一種好的和兩種壞的心態，難道這是偶然的？從這兩種錯誤傾向中可以看出某種規律性？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說，人們可以斷言：此一方面總是在相關的心靈領域造成無節制狀態、過分誇張、無形制狀態、解體、鬆散、過分抬高(在我們的例子中，我們有三個帶前綴"über-"[過分]的詞)。另一方面的危險不是導致過分，而是造成不足，造成凝縮、僵硬化、靜止，這是癱軟性的、窒息性的傾向。前一錯誤傾向猶如一種精神－心靈的離心力，而後一錯誤傾向則顯示出它的凝聚力。因此，在我們的比照表中同屬一起的：

一方面是

蠻勇

傲慢

無主見

無條理性

過分敏感

浪費

虛榮

狂熱

另一方面是

懦弱

自卑感

固執

刻板

遲鈍

吝嗇

怠惰

冷漠

我們在這兩個系列之內發現了某種典型性的東西，但

我們還缺少藉以進行衡量的真正具有決定性的標準。如果我們密切注意人對塵世的態度，我們就會得到這一價值標準！我們必須在這種態度中尋求這個問題賴以展開的固有關鍵。人出生在這個塵間世界之中。然而，他在精神上卻來自並不屬於「這個世界」的領域，他隨着自己的死亡又回歸於此一領域。人的生存使命在於給此一塵間世界打上他對之承擔着深刻義務的那個更高的世界的印記。換言之：人只有在塵間世界之內顯示出精神的時候，才完成了他的此在使命。有兩種基本的、產生迷誤的可能性：人可能屈服於此世的物質法則而置他的精神使命於不顧，或者他根本沒有找到他與塵世和與塵世的必然性的正確關係，「他飄浮於塵世之上」，沒有履行他的塵世使命。沉緬於塵世(Erdsucht)和逃避塵世(Erdflucht)是人可能犯的兩種生存錯誤。

這是我們將一切罪過和失誤的「分子」置於其上的公分母。我們由此獲得了能夠藉以衡量以雙重形式出現的惡之種種現象的標準。我們的比照表的右側包含着某些特殊形式的對塵世的東西的過高評價，左側則相反，包含着對塵世的東西之過低評價的多種多樣的現象。此一側的傾向是沉緬於塵世之隱藏形式，彼一側的傾向是逃避塵世之不同程度的隱藏形式。

上面援引的例子全是惡的對立偶(Gegensatz-Paare)，在這些對立偶中，都直接指出一個相應的善的成分。我們由此而獲得一種武器，使我們能夠正確評價惡的其他某些顯現形式，儘管這些形式不可能徑直作為負面極端而關涉到一個更高的善的統一。當然，我們知道，一系列的失誤、惡習和偏差很難或者根本不可能找到一個與之對立的惡之對偶觀念。但如果仔細考察便會發現，這並非問題的

所在。重要的是要認識到，人的靈魂中存在着的和能夠觀察到的惡的一切現象，都屬於大致以上述方式相互對立的兩個現象群中的一個。對於這種兩極對立我們最先是如此說明的：一切使人對塵世的東西作出某種過高評價的東西，一切隱蔽的沉緬於塵世的傾向都是惡的一個方面。作為另一極端與之對立的，是使人對塵世錯誤地作出過低評價以至逃避塵世的東西。過高評價塵世和沉緬於塵世的結果是：剛硬化、僵化、不自然的緊張、精神異化、停滯、癱瘓和死亡。過低評價塵世和逃避塵世總是伴隨着解體、迷狂、幻想、無形制狀態和譫妄。

惡的這種雙重角色與人性本質的組織有着內在聯繫。肉體、靈魂和精神是人的本質的三個成分。靈魂一方面過着肉體生活，通過感官從肉體生活接受着塵間世界的印記。因此，靈魂參與着固有的塵間世界，塵間世界又以多種方式影響着靈魂生活。另一方面，靈魂對精神敞開着。它面前展開着一個更高的、不依附任何實體的精神世界。它由此也參與着神性的東西。所以，靈魂的生活針對世界的兩個方面：塵世性和精神性。它搖擺於精神世界與塵間世界之間，如果它能夠使靈魂中的塵間經歷得到精神上的昇華，使瀉入靈魂內的精神之光照射塵間世界，它便會在這兩極之間達到正確的、無損於人的尊嚴的和諧。在這種雙重性活動中，蘊含着人的兩種生活方向之健康的平衡和更高的統一，此兩者在單獨存在的情況下便會導致惡。

惡的兩種力量的傾向是將鐘擺在它擺向此一或彼一側時固定住。這種誘惑力量的目的是，完完全全將人的靈魂固定在本身確實必要的塵世活動之中，阻止它以精神之光照耀塵世的東西。人應完全束縛於物質性的此在之上，在這一羈絆之中忘記自己的精神本原。另一種誘惑力量追求

的是相反的東西。它要求人的靈魂完全為那種以自我滿足的方式沉緬於單純的內在精神生活的慾望所佔據。這種力量要求靈魂極力擺脫開其塵世義務、塵世責任，完全為一種不問塵世疾苦和使命的、利己主義的幸福追求而生活。將人與精神分離開來，使他受物質的奴役，這是前一種誘惑力量的目的。使人脫離塵世之在，將他置於一種朦朧的、遠離塵世和敵視塵世的虛飾的精神狀態之中，這是後一種誘惑力量的目的。前者使人淪落到一種動物人生(Tiirmenschentums)的水平，他只知昏昏噩噩地得到肉體慾求的滿足；後者將人變成天使的漫畫像，他以其自私的傲慢和自大的自我神化背叛塵世。

動物人生和天使漫畫像是偏離人類正道的兩種可能性之結果。

人們注意到，事實上善與惡並不是在單純極端相反的意義上相互對立的。可是，倫理的判斷卻往往是通過這樣的排他和使之對立的辦法得出的！人們認識到一件事是惡的，於是，便將其對立面看成是善的，但卻沒有想到，人們看到的往往只是惡的另一個方面。所以，重要的是走出單純的「善惡」二元論，努力樹立三分法的觀點。

惡的兩種對立力量自身以某種方式保持着平衡。兩者之間在一般意義上達到的這種自然的力量平衡使人們往往察覺不出它的兩面性。不過，僅僅這種似乎自動實現的自然平衡是不夠的，因為它將淪為空虛。人必須學會洞察兩種誘惑的力量消長，獨立地建立一種自覺的平衡。尋常的、所謂自然形成的平衡充其量只會導致一種靜止狀態、一種停滯。天秤的兩邊保持着平衡，由此雖然並沒有什麼惡事發生，但也沒有什麼具有促進性的事和善事發生。每一種停滯本質上便是落後，同樣，空空的飄浮狀態最終也

會造成負面的東西。我們所要求的平衡不可能是無益的停滯狀態，它必須從自身之中產生某種新東西和促進性的東西。正如正負電極之間的張力狀態被用來產生電或者光那樣，在人的靈魂－精神的生活中，惡的兩極之間的張力關係應受到遏制，用來製造一種提供光與生命的精神力量。因為沒有對一種超越性的平衡的自覺追求，可能會面對另一種危險的威脅：即在惡之兩極被來回驅趕，以致時而陷於此一極，時而陷於彼一極。人將交替地或被貶低以致成為動物性的東西，或因一種紊亂的、為種種幻想所蠱惑的內在生活而變得麻木不仁。

讓我們看看釀成這類狀態的過程。

現代生活使人不得不整天全神貫注於技術的、純塵世的、經濟的事物中，這些事物大都只是維持着肉體，使之遠離精神性的東西。這是無可非議的，只是人們應對此有所認識。完全拒絕現代生活的要求是荒唐可笑的。但必須使外在的生活受到精神力量的浸潤。可是與此相反，鐘擺往往只擺向迷狂般的、麻醉性的娛樂和休息的一邊。人們可能會突然想到《路加福音》的那些告誡性的話：「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醉酒和貪食是取自人的肉體生活之相對無害的層面，因而並非強有力的說明固有危險——逃避塵世和奴役塵世——的例證。最有說服力的是，許多當代人，尤其青年，希望逃避唯物主義的尋常生存，他們求助於諸如麻醉藥、大麻、鴉片之類的毒品。他們人為地使自己陷入心靈上的迷幻狀態，從而逃避百無聊賴的外在生存，完全聽命於遁世原則。

當然，這兩種誘惑力量在人生舞台上的表演有時候是很難讓人看穿的，它往往是以頗為複雜的方式進行的。我

們上面的描述只是想提示一下兩種力量的一般走向和基本差異。只要人們開始注意到惡的雙重性質，便會在個案中越來越清楚地分辨出人們所面對的是兩者中的哪一種力量。人們也會發現，這種雙重形象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人們習慣上認為的要大得多。不過，人們也不可以將兩種力量的表演想像為：似乎入世的力量總是從身體方面起作用，另一種力量則始終從心靈－精神方面起作用。實際上，兩種力量既在精神之內，也在心靈以及身體之內活動。它們的表演自然地符合這三種本質成分的特性。

凡是在靈魂中藉助衝動、激情、熱情存在的東西，一般都屬於那種引導人遁入遠離塵世的生存範圍的誘惑力量的活動。屬於這同一個範疇的還有那種將處理塵間事務的工作看成是低級、骯髒或從屬性的活動的心態。譬如，那種只有在潛心冥想中才感到幸福的、遠離此在的態度，那種情感世界中的狂浪，它雖然可能使人獲得最大的滿足，但對生活卻是無益的，使人越來越深地陷入空想的和幻覺的思想和感情領域。為世界祈福的幻想家、狂熱的宗教徒、伊斯蘭或印度教派的鄙視世界的苦行者等是堅持這種態度者的實證。這裏也許應提一下一切作為壓抑人的神秘主義、作為混亂的玄秘主義(Okkultismus)和高傲的偽精神在人的頭腦中作怪的東西。所有這些瓦解和無形的傾向都會造成使人人產生對現實世界的錯覺和歪曲，使人認識不到塵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使這些着魔的人不斷升騰，進入一個充滿着人類的無數幻想和荒誕念頭的幽靈和惡魔般的超世界。

靈魂中僵化世界的力量卻是另一副形象。它的影響範圍主要在冷漠的、針對塵世的理智活動中。一切與物質有關的理智性活動始終處在喪失精神和變成荒漠的危險之

中。誘惑者在靈魂中佔據上風。這種理智活動在它以僵死的公式和一成不變的法則運作時使一切都變得枯燥而僵硬。它遠離自己的本原，在一個充滿僵死的抽象或者空泛的形式主義的世界裏慢慢衰敗。一個如此光彩奪目的理智力卻無法超越這一冷漠的法則和公式世界呆板的冷凝狀態。死亡獲得了戰勝靈魂的力量——物質凱旋得勝，它制服了精神。

顯然，科學的活動最易受到這種危險的威脅，一切藝術活動卻更易發生上面描述過的那種追求迷狂、追求幻想和虛假的夢幻世界的偏向。這種危險無論如何是不可避免的，它甚至不允許人們避開它，人們只能認識和克服它。

在技術領域，隨着理智在知識和能力上所取得的進步，展現出一個廣闊的僵化世界的活動地盤。今天仍然主宰着生活的機器精神在對地球和人的非精神化中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在一切領域內進行的模式化和技術上的劃一，使人的一切個人性的和具有精神載體性的創作日益萎縮。技術和理智對我們所處的時代具有絕對的必要性和無可取代的重要性。只有傻瓜和夢想家才希望有一個沒有技術和理智的世界。但是，作為技術和只關注塵世的理智的後果而出現的心靈的荒漠化、精神的枯竭和使人屈從於物質的奴化，引起一場規模空前的人類災難。這並非技術的過錯，而是人的過錯，他沒有呼喚有可能建立健康性平衡的精神的對抗力量。在過去的時代裏，充滿幻想的逃避塵世的危險大於加重塵世的危險。但在當前，後一種危險已經形成，並因理智和技術的支持而不斷增強，它成為人的真正的危險。靡非斯特(Mephisto)關於《浮士德》中的人所說的話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有變成現實的危險：「讓他津津有味地去吃泥巴，像我的教母——那條人人知

道的蛇一樣。」

事實上這句話對於那個更為久遠的時代而言，只具有次要的意義。我們由此可以看到，生活於中世紀的人必須更為有力地與惡的另一面進行鬥爭。迷信、魔法、巫術、虛假的神秘主義、宗教狂熱、返祖性的精靈經歷的頹廢殘餘等等，這些在當時是使不計其數的人喪失的暗礁。這種迷茫和遁世的傾向在當前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強烈。今天更大的危險是，人類在加重地球扼殺靈魂的攻擊下面臨崩潰。正如在一場戰役中敵對一方有時以此一翼、有時以彼一翼為主攻方向，人類在與他們的敵對力量的鬥爭中，有時更多受到使塵世陷於黑暗的力量的攻擊，有時更多受到使精神陷入混亂和遁世力量的攻擊。

丟勒\*以天才的藝術直感創造的介於死神與魔鬼之間的騎士形象正是人的形象。

善的位置在惡的兩個極端之間的中央，它抑制和提高着這兩個極端！給塵世的東西以精神滲透，嚴格控制和規範內在靈魂裏的東西，這將克服兩種危險。這種具有克服能力的第三者便是真正的善。

這不可與憂心忡忡地不敢作出決斷和承擔責任的資產階級的中庸和動搖不定混為一談。"Aurea mediocritas"，即黃金般的中庸之道，只會錯誤地與不愿遇到任何形式的困境的人的理想相提並論。

假如人們將善單純地作為惡的對立面和矛盾而與之對立，這就玷污了善。善自身非常完美，它沒有「敵人」。它不反對什麼，而只是解救；它最終並不進行鬥爭，而是矯正。對於善本身而言，並不存在由於軟弱而未得救者與惡

---

\* 丟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德國畫家。——譯注

之間的根本區別。善懷着愛和拯救接納此兩者並轉化它們。

我們從以上所說得出一種觀念，即關於人的靈魂之內存在着的沉緬於塵世和逃避塵世的現象的觀念。現在不難理解，作為靈魂中此一或彼一偏差的後果而產生的影響也會及於肉體。肉體與靈魂相互極其密切地交織在一起，靈魂中的損傷不可能長期不對肉體產生影響，反之亦然。從這層意義上看，上文提到的惡的力量也可能在人的肉體生活中留下蹤跡。在以這種觀點進行思考時，人們絕不可輕信一種隱晦的迷信，認為反對者力量可能是以粗陋的唯物主義的方式活動着的，臆造出佔有着人的身體的惡魔和有感知的鬼怪。但是，人的肉體－靈魂－精神結構在其塵世生存期間是一個統一體，惡的力量——即從純精神上設想的惡的力量——由於肉體、靈魂和精神內在的相互交融而可能表現於每一個別部分。由此可見，尋求惡對肉體的影響的作法是不足為怪的。

一切在肉體內造成沉積和僵硬化的過程，一切硬化的、鈣化的過程都使在靈魂中開始的僵化進程持續下去。多年片面地以理智進行的理智主義的靈魂活動有時可能會導致身體內的硬化和沉積。刻板而心胸狹小、固執而乏味的人比內心活潑、具有藝術家氣質、朝氣蓬勃的人易於患硬化症和風濕病之類。當然，人們不可以因此而得出相反的結論：這類疾病總是起因於相應的心態；它們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如社會生活中的原因。片面偏向塵世的理智對靈魂和肉體具有致老化的作用。在民間童話中，有頭腦的、冷靜的理智被描繪成坐在塔樓小房間內紡紗的年邁老嫗，接過紡錘準備紡紗的妙齡少女卻刺傷自己並隨之倒地，猶如昏死一樣。一切使肉體衰老、僵化，一切使肉體發生病變性硬化的東西都是僵化世界的死神的作用。反

之，一切以致病的方式消耗和瓦解着人的身體的過程，尤其發高燒現象則是誘人逃離塵世的力量後果。靈魂中的激動、狂迷、亢奮和幻覺都在肉體的高燒現象中有其相應表現。有的醫生知道，在某些疾病中這兩種現象是有聯繫的。

另外，不應不提到的是，在某些所謂精神病發病時，這兩種偏向表現得尤為清楚，簡直令人吃驚。例如，症狀為意識分裂、人格的統一性被支解的精神分裂病，典型地、令人驚愕地揭示出健康人也難以避開的危險；只是它雖然也存在於健康人的體質中，但表徵卻不是那麼顯著。在正常情況下相互處於較為平衡的關係中的思想、感覺和意願，在這種病發病時卻表現出高度的獨立性，以致這三種心靈功能達不到相互間的真正協調。思想無法受到意志的控制，它脫離生活現實，在自我編織的幻想之網中徘徊。它在這一框架之內也能夠保持着理性，並具有一種往往令人感到可怕的邏輯性。然而，這種邏輯與現實格格不入，猶如來自自動裝置。思想在那種冷靜而聰明的陰暗和機械性力量的控制之下。相反，意志生活則是衝動性—本能性的，為隱隱約約的激情所支配。行動似乎是在夢境或者迷狂中完成的，不再受人格力量的監控。由此可以看到撒但的那種瓦解和無形的本質。情感在兩個極端之間動蕩不定，它搖擺於洋洋自得的傲慢與低沉的自我淪亡之間。

這裏說明的兩極性對立不僅出現在肉體和靈魂中，而且也可能出現在人的精神中。有一個例子也許可用來解釋這一情況，它表明即便宗教觀點和意見本身也可能發生此一或彼一偏差。這表現在德魯斯\*對基督的評價上，他將

---

\* 德魯斯(Arthur Drews, 1865-1935)荷蘭哲學家。他提出泛神論的形而上學，否認一切

後者看成一個神話人物。他認為，基督並非歷史人物，而是某種高尚的人類理想或者宇宙過程之人格化。與此對立的一種意見則只將基督視為以實例和學說創立了一個新宗教的偉人。這兩種看法都是不正確的。基督既非神話形象，也非單純的人。他是一個真正歷史性的，在塵世生活於一副人的肉體中的位格，但他不只是一個人：在這副人的肉體中寓居着高尚的神性本質，寓居着關於世界之言(Weltenwort)本身。在將基督只作為神話承認的觀點中有路齊弗\*這個誘惑者在作祟，它力圖迷惑人，使之不看塵世現實，將目光只對準超塵世的目標。另一種只承認基督是人的意見則表現出側重塵世的精神，它想將人性與神性的精神分離開來，使人看不到——譬如在我們的語境中——同樣存在於塵世國中的神性。

我們在這裏要簡略地提到的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從前面的描述中可以推知，男人與女人對這兩種誘惑力量的反應在方式上稍有差別。在一般情況下可以看到，男人比女人更容易陷入側重塵世的和硬化的精神所造成的危險。這恰恰表現為技術時代所造成的男性心態更加依附於塵世的、理智性的特點。相反，女人一般更易於受到一種不受監控的和放蕩的心靈生活所帶來的危險的威脅。在中世紀熱衷於宗教信仰者和狂熱的宗教徒中，女人佔大多數。所以，《聖經》意味深長地讓誘惑者走向女人：夏娃輕信了蛇的甜言蜜語。最善於製造騙局和假象的誘惑者是基督教所知道的名為路齊弗的惡魔。給人以真切和深刻的感受的是，在近代最先以數學為標誌蓬勃興起的自然科學和技術

---

彼岸信仰。——譯注

\* 路齊弗(Luzifer)，原意為明亮之星，《舊約》中用來表示惡魔，與Satan(撒但)同義，這裏權且音譯為路齊弗，以便與其他表示惡魔的詞區別開來。——譯注

的神話中，加重塵世的和硬化的精神的接受者為男人；靡非斯特找到浮士德並與他簽定盟約。靡非斯特這個形象雖然前後並不完全一致，但其中的主要成分是《聖經》稱為撒但的有重力的精靈，而《聖經》將誘惑者路齊弗有時也稱為狄亞保洛斯\*。靡非斯特－撒但獲得支配浮士德的力量，路齊弗－狄亞保洛斯誘惑夏娃。這是對整個時代都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兩個偉大觀念。其中不僅反映了男人易於受「撒但」的力量的影響和女人易於受「路齊弗」的甜言蜜語的蠱惑的事實，而且也反映了上面提到的另一條真理：人類所經歷的以往的時代更深地帶有「路齊弗」的印記，而我們這個時代則更多地受到「撒但」這個使塵世陷入黑暗的精靈的影響。

在空間－地理方面，人類也受制於僵硬和解析的雙重原則。它的雙重性質的此一方面可以清楚說明當前一個最緊迫的問題，這就是東西方問題。在西方，存在着越來越偏向機械化和僵硬化的危險，東方則更傾向於迷狂和夢想。自身包含着羅馬主義的內在遺產的西方按照其品格特別擅長於構成造型力量(Formkräfte)。我們看到，西方人身上的造型力量明顯地表現在對當地的個人主義的形成和維護上面。西方的文明是清晰的、富邏輯的和可洞察的；但是，如果它不想表現為單純的形式，不想在唯物主義中僵死的話，它便需要精神的補足和充實。僵化世界者的陰影籠罩在西方上空。在東方則相反，放鬆的、不受監控的心靈生活的傾向略佔優勢。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是有特色的個體人格，而是更接近於一般類型。這裏存在着的危

---

\* 狄亞保洛斯(Diabolos)，來自拉丁文，意為魔鬼。《舊約》中常與路齊弗交換使用。——譯注

險是無形狀態。正是亞洲這個沒有競爭的世界以及它的隱晦的精神和血緣奧秘，它的夢幻般湧流的心靈，它的魔法與玄秘主義的蠱惑使個體很難達到人格的完全覺醒。路齊弗的引誘幾乎要將東方吞沒。

處於主要以美國及其附庸為代表的西方與亞洲的東方之間的，是此一聯繫中佔據特殊地位的歐洲。這並不是說，歐洲與東方或者西方相比得天獨厚，沒有受到上述傾向的影響。它的本質中的特點在於，它對於兩個極端者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它一直嘗試着在它們之間徘徊。這加深了危險，但同時也提出了一項特殊使命。

歐洲承擔的人類使命是創造精神上的中庸之道，進行平衡和補充兩方面之不足，以便從兩極獲取其實在的內容。

在東西方地理－文化的兩極對立中，我們可以直接看到加固與逃逸之間的擺動。兩個對手各以自己的方式經由無數途徑，通過一個從細部幾乎無法看到的滲透過程，在塵世和人類環境之內創立了一個橋頭堡。精神的、社會的、經濟的和人類普遍的生活秩序在千百年的過程中都受到兩個誘惑者形象特有的脈搏的衝擊，其自身又感染着個別的人。當然，東西方由於它們對上述兩個極端的特殊傾向而形成的文化上的兩極對立，不可以一般化，不可以按照偏狹的模式理解。世界環境的錯綜複雜不容許人們從這一緊張關係推導出東西方問題的一切現象。但是，對東西方的本質屬性以及對此一方之傾向於本能－夢幻般的精神狀態和對彼一方之傾向於物質的僵硬化的認識，提供了一個理解它們的差異和當前緊張關係的重要觀點。

近代的情況表明，東西方兩極對立這一原初現象發生了顯著的轉折，這是因為唯物主義的思想衝擊不再像以往所強調的那樣，僅僅局限於西方的半個世界，它在東方也

越來越得勢。這一進程可以從許多現象，如從東方文化的不斷的技術化上得到證明。與之相聯繫的是，在時代發展的進程中，人類有時更傾向於路齊弗的片面性，有時則更傾向於與此相對立的那種片面性。

由此產生了關於惡的兩面性的另一種分類方法。從空間—地理上看，它有東西方之分。從時間上看，當前與中世紀不同，它的重心從路齊弗方面轉向了唯物主義方面。從一般人性的經歷看，惡這個兩性同體形象像以往一樣，仍然在個別的個體中發生作用。如果深入進行觀察，惡的問題可以分解為許多個別問題，而且由此也更易於為人所把握。

以清晰的概念分析惡的雙重性質，這是偉大的認識方法之一，這應歸功於斯泰納(Rudolf Steiner)\*。他將兩種對抗力量稱為路齊弗和阿里曼(Ahriman)。路齊弗是誘人進行欺騙、幻想和遁世的蠱惑者，阿里曼是加重塵世、僵化的精靈，是死亡的主宰。斯泰納以言論和著作揭開了這個雙重蠱惑者形象的奧秘，他從認識上解釋了這一概念上的差別，揭示了它對人類生活的許許多多領域的影響。而且，他還以藝術形式描繪惡這個雙重形象，使之更加深刻地為人所體認。在他的神秘戲劇中，路齊弗和阿里曼作為精靈形象言說和行動，從中人們可以看到他在認識上比歌德的《浮士德》有所前進，在《浮士德》中以靡非斯特出現的兩個原則仍然不確定地混雜交織在一起。斯泰納創作了一個木雕，其主要形象有時被稱為人類代表。木雕表現的是處於受試探瞬間的基督。基督形象以超越一切的崇高和純

---

\* 斯泰納(1861-1925)，奧地利科學家和藝術家，人智學(Antroposophie)的奠基人。——譯注

潔立於路齊弗和阿里曼之間，通過他的祝福手勢解除了誘惑力量的武裝並制服它們。從這個介於路齊弗和阿里曼之間的基督藝術形象，人們可以體認到高尚的、神性的人的原型：人必須通過為了在偏差的兩極取得平衡而進行的鬥爭贏得他的人性。

關於惡的雙重性的真理在以往的年代裏是廣為人知的，但在一段時間裏卻被湮沒了。我們現在不得不重新為之進行鬥爭，使它成為理解惡的基本認識。人們在古代神秘傳聞中便了解到關於惡的二元性的奧秘，它以形象的神話形式傳播於民間。其中一些個別畫面和語言流傳到現在，在我們看來猶如現已模糊的遠古智慧的最後餘響，如關於斯庫拉和卡律布狄斯\*的希臘神話的描寫，他們在兩邊的海岸控制着海峽，虎視眈眈地要吞噬航海者。希臘神秘智慧的最後餘響還有亞里士多德的表述：只有通過在兩個極端之間進行明智的和緩才會得到美德。與此相似的，也許是埃及文化中斯芬克斯與金字塔的令人奇怪的兩重性：斯芬克斯作為進入謎團般的、毫無結果的神秘狀態的精靈之告誡性表達；金字塔以其僵死的形式法則作為死亡和木乃伊奧秘的象徵。在日耳曼神話中，惡的這兩個方面一方是羅基和巨蟒，另一方是芬利惡狼和赫爾地\*\*。

《新約》雖然並沒有明確地闡述兩種不同的誘惑者力量之間的相互對立關係和轉化為善的關係，但它通過上面提到的區別「狄亞保洛斯」和「撒但」的方式說明了惡應被理解

---

\* 斯庫拉(Scylla)，六頭妖，住在意大利墨西拿海峽的岩礁上。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海神的女兒，因犯盜竊罪被宙斯用雷擊死，變成墨西拿海峽中的大岩洞，每天吞吐海水三次，形成巨大漩渦。——譯注

\*\* 羅基(Loki)，冥間的死神和火神；巨蟒(Midgardschlange)，芬利惡狼(Fenriswolf)，赫爾地(Hel)都是羅基的兒子。巨蟒在海洋中沿着海岸線盤繞着大陸；芬利惡狼是最危險的惡魔；赫爾地是亡靈的寓居地，有時被人格化為女神。——譯注

為一種雙重品格。這個事實在以往尋常的神學觀點中沒有受到重視，因為人們從一開始便以固定不變的看法對待它，即認為只存在着一種惡。如果有人為說明《新約》中惡的不同稱謂而尋求一種解釋，他大都會自以為這種解釋在於：這只是給同一件事物的不同的命名，這種情況是由眾多匯合於《新約》中的不同的語言和文化圈造成的。對惡的一系列稱謂的使用似乎為這種見解提供了佐證，如惡魔之王(Beelzebub)、誘惑者、龍、蛇、動物、巴比倫等。然而，在使用這些頗為罕見的、主要出現於《約翰啟示錄》的特殊詞語時，往往是指惡之特定的表現形式。<sup>1</sup>但是，《新約》卻主要局限於三個詞：鬼怪(Daimonion)、狄亞保洛斯和撒但(Satanas)。這些詞在書中被提到一百多次，每一個別的詞出現的次數大致相同。與鬼怪這個詞相聯繫的敘述大都出現在關於中邪的瘋人的故事中，明顯地是用在總結性地或者置而不論地從一般意義上談及惡的場合，狄亞保洛斯和撒但出現的段落卻特別是為了說明上文曾表述過的區別。在福音書之間的少數對觀章節中，也出現一些相左之處，如《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試探故事中用狄亞保洛斯這詞，《馬可福音》則用撒但。斯泰納將這種試探說成是路齊弗和阿里曼的雙重進攻。

他將從試探者手中接受世上萬國的試探解釋為路齊弗的試探；將把石頭變成麵包的要求看成是阿里曼的進攻，將從聖殿頂上跳下的要求視為兩種力量發動的總攻擊。《馬可福音》用「撒但」，《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卻用「狄亞保洛斯」，這可以被認為是對他的解釋的一點證明。《馬

---

1. 參見Lic. Emil Bock, *Apokalypse* 《啟示錄》，該書第七章對惡的整個問題作了重要說明。

可福音》似乎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阿里曼的危險上，因為它根本不用狄亞保洛斯這個詞，甚至在《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稱狄亞保洛斯的撒種的比喻一節中，仍然使用「撒但」。真正富於說服力的（不僅對於上面提到的「矛盾」，而且從一般意義上）是猶大悲劇的描寫中的兩個試探者名字的用法。《約翰福音》(13:2)稱狄亞保洛斯是煽動猶大背叛者，而在晚餐之後撒但就進入猶大身裏。路齊弗是誘惑者，阿里曼是執行者。可見，除了兩個試探者形象的特有的活動方式以外，同時這也標誌着一個普遍的法則，按照這個法則，由於此一形象的影響，彼一形象也將作為這種影響的命運後果出現。《新約》的兩個地方直接說出了惡之兩重性質的奧秘，這就是《約翰啟示錄》中的兩段話(12:9和20:2)：「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或者：「那蛇是魔鬼和撒但」）。此外，福音書中一系列的描寫雖然並沒有用一種表述方式特別稱道此一或者彼一方面，但卻顯示出惡的雙重原則。

《馬可福音》描寫了基督醫治病人時在迦百農會堂中進行的兩次治療。第一次治療（也是福音書描寫的第一次治療）是醫治中邪的人(1:21-28)。一個將病人拖來拽去並從他身內大喊大叫的「污鬼」在基督的威嚇之下離開病人。另一個記述所關涉的是有一隻乾枯了的手的病人和在迦百農會堂為他作的治療(3:1-6)。在中邪的人身上不難斷定這是一種為路齊弗所造成的疾病的症狀。對另一個病人的描寫也很清楚，他帶有阿里曼所引起的症狀。基督所醫治的是人因罪而患的疾病，這分別是路齊弗和阿里曼造成的後果；這是從《馬可福音》的語境得出的結論。就此講述的事實意在說明，不僅直接受害者沒有能夠經受住兩種試探，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許多人受到同一種危險的威脅。第一次

治病以後，關於基督的「傳言」流佈開來，驚恐和明顯雜有貪慾的激奮感染着大量的人。人們的印象是，這大量的人將基督的出現看成是一場轟動性事件。在一個人身上有可能被治癒的為路齊弗所釀成的病還會繼續侵襲其他許多人。在治好那個人的乾枯的手以後，法利賽人便商討除掉基督的辦法。在法利賽人的靈魂中醞釀着謀害念頭，這表明，他們還沒有被治好，還沒有擺脫那種充滿着他們身心的阿里曼陰翳。

在《使徒行傳》中，不僅彼得，而且保羅都治療過一個癱瘓的人並制服一個巫師，這是獨一無二的，而又絕非偶然。彼得先是治療神殿門口的癱瘓者(第三章)，後來又抵禦住了巫師西門的試探(第八章)。保羅先是制服一個巫師(第十三章)，然後醫好一個癱瘓的人(第十四章)。描述的方式(沒有其他任何使徒治病的記載如此詳盡)並強調先後兩次發生這個事實，似乎要在這裏暗示一條關於人的基本發展法則：使徒們必須像基督一樣通過一次試探。他們醫治給病人造成癱瘓並引向大地的阿里曼力量，又正確無誤地將「巫師」，即路齊弗式狂熱者的無理脫離大地的傾向引入大地。

然而，最強有力的表達是《新約》以無言的繪畫語言描寫的各地戲劇高潮中關於惡的奧秘：被懸吊起來的基督處於兩個作惡者之間的中央。兩個罪犯雖然並沒有具體地被刻畫成路齊弗式的和阿里曼式的作惡者，因為福音沒有提供這方面的依據。但是，這裏有兩個作惡者，處於其中間的是克服惡的人，這一事實似乎使人有理由將純然具有其畫面價值的這一場面與我們的論題聯繫起來。在人類歷史這個最神聖的時刻，不至發生任何偶然事件和無關緊要的事件。在此一時刻前後曾有許多罪犯被處決。但在基督左

右兩側的兩個作惡者所要表達的，卻不只是對在最後瞬間悔改可能性的提示和自我獻身的上帝之子的不可言說的慈善。在兩個罪犯之間被釘上十字架的基督這一無限震撼心靈的畫面，是對處於惡的兩個代表者之間的真正具有神性的善的一種展示，一種對其高雅的偉大的展示。

不是以語詞和概念，而是以比喻性的畫面告訴人們：啊，人呀，瞧這個被高高懸在兩個經不起試探的人中間的上帝。所以，當你決定向善的時候，你自己便站在向你表明你的本質中的兩種危險的兩種力量之間。你要克服沉緬於塵世的傾向，你要克服遁世傾向，仰望基督，喚醒你心中戰勝死亡和魔鬼的力量！

這種克服惡的力量是基督的力量，他在兩種誘惑者力量之間並超越兩者而保持着平衡，他轉化由此兩者的兩極對立產生的緊張關係並將之引向善之國。